

世界当代文学名著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迷障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唐 欣

封面设计:方 宇

世界文豪译丛 西德尼·谢尔顿精典系列

* * *

迷 障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9 万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225-01105-7/I·213 定价:17.60 元

内 容 提 要

失去童贞的她，永远不能忘记那痛楚的一刻：哪是一个预谋；一次嗜血的暗算；一次最下流的强奸——哪是失去自尊的一刻……

这一刻，在她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并伴随她走过漫长岁月。

何人能使她重续情爱？

何人能与她携手无隙？

何人能给予她真情爱抚？

何时能冲破这——恐怖的迷障……？！

第一章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金走到她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印第安那波里早晨的灰色天空飞舞着棉絮似的雪花，轻飘飘的落在玻璃上，化为成串的水滴。路望着她抬起的头和紧绷的肩膀，他可以看出她在害怕。

金，“家常风味”的总裁与董事会的主席，以一个路曾经认定绝不可能飞黄腾达的理念创造出一家资产五亿美元的企业，她是行销的奇葩，也是经营的天才，但是，她缺乏玩弄卑鄙斗争的经验。而且她只有二十九岁。

“情况有多糟？”她问，没有回头看他。

路很快将目光移开她勇敢纤细的背影，他无法忍受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他对她的感觉太脆弱了，他不知道她可以承受多少。如果她知道她即将失去她花了六年的时间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公司的控制权，她或许再也无力抗争。

“相当糟。”他说。他费力思索该如何措辞，希望将对她造成的伤害减低到最小。

“我们能不能拖到董事会议之后？”她问。

路深吸一口气，把身子深深的缩进沙发中。“不，”他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告诉他们。本地的报纸今晚会上刊登，到了明天它将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金转过身体，她深受打击的面孔使路全身一阵紧缩。她有着真正金发美女的细致皮肤，涨红的双颊显眼得像是小脸上画的圈圈。她的双眼距笔直的鼻梁稍宽，丰润的下唇配上微弯的嘴角，使她看起来既甜蜜又傲慢，左边脸颊上一道细细的白色疤痕比他以往看到的更为醒目。

金从来不愿向路提起那道疤痕的由来，她也没考虑过以整容手术消除它，她甚至有把头发拢向耳后的习惯，仿佛在展示那道疤痕。

她说：“如果明天它成为全国性的新闻。我们的股票至少会下跌五点。如果他们要我缴纳保证金的话，我就死定了，路。”

“股票不会下跌。”他移动身体，伸手去拿他的烟斗。她的目光紧盯着他，使他局促不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正在会议厅里等着你，”他说。“再加上你自己的百分之四十三，那就是整个市场。金，如果我们能安抚他们，股票不会跑掉。”

他隔着他的烟斗注视她。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她露出微笑，并且说：“你真的看起来很累的样子，水手。”

金的嗓子甜美而略微沙哑，公司的电台广告就是由她录的。那个稍带南方慵懒口音的声音，传遍全美各地，惬意亲切，宛若精美爽口的家常食物。

“我在飞机上睡不着，”路说，“但是我很好。我办公室里有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把刮胡刀。”

“很抱歉。”她把头发拢到耳后，过于柔软的发丝又一绺一绺的滑落下来。“你花了三天的时间在东岸救火，而我又把你拖回来，丢进一屋子全是鲨鱼的董事会里。你上一次睡觉是什么

时候的事了？”

“大概是星期二吧？”路越过他尚未点燃的烟斗向她微笑。他打算戒烟，但是当他承受着压力的时候，有个东西在嘴里，使他有一种本能的安慰。

“我应该被枪毙。”金抓起他的杯子，走过去替他再倒一些咖啡。她只有五呎六吋，但是看起来不止那个高度；她以一种有如花朵迎向太阳般的优雅姿态走动著，艳丽的体态使她那身合身的蓝色套装，看起来分外的性感。

当金把一匙糖加进杯子里的时候，有某个动作使路想起他第一次在印第安那大学企管班行销学课堂上见到她的情景，二十三岁的她打着辫子，后来她告诉他辫子可以保持头发的干净又不碍事。

金蓓莉·柏纳，她以深蓝色的眼睛抬头凝神注视了路一眼，生平第一次，路也想模仿其他教授从工作中得到方便的作为。虽然他很快的将对她的感情，由肉欲转为保护欲，再降为直率的喜爱她，但是他看得出她除了工作外，并不善于与男人相处。无法与她共同编织未来，他于是转而离开教职，帮助她开创事业。

“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她走过来放下他们的咖啡杯时说。她坐到路旁边，以一只手臂搂着他，小女孩般的动作使他有股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她父亲。“来吧，”她说，“随便怎么骂我都行。”

路挣脱她的手臂，把他的公事箱放到茶几上，他在打开它的时候弯身遮住她的视线，不让她看见箱内杂乱的糖果纸、杂志和一星期间飞行了四千英里累积下来的臭袜子。

山姆·戴顿和海克斯·威弗利今天早上红着眼睛来找我。”金说。

路由嘴里拿出烟斗，“套着马刺的两只公鸡，不知道那两个家伙冲出机场的时候别人是怎么想的。”

金因为知道了戴顿和威弗利拥有她公司百分之二十八的股权而心烦不已，路刻意取笑他们，试图以诙谐的口吻，缓和她急躁的心情。他觉得自己像是在黑暗中安慰孩子的父亲。

“他们想把公司从我手中拿走，是不是？”她坐得离他太近了，她没搽香水，他可以闻到她清新的发香。“他们带着穿三件头西装、戴角边眼镜的助理——一个会计师，还有一个律师。在介绍中，从那两个人看我的表情看来，我知道他们在替我物色一副棺材。”

“别担心，”路说，极力装出轻快的语气。“那些家伙是用饼干模型做出来的，穿三件头西装的商业机器人。”

金牵强的笑容使他皱起眉头。眼睁睁的看着她经历这种事，使他非常痛苦，她根本无法控制局面，最多只能留守在工作岗位上。路恨不得能使她平空消失，好让她永远不必面对自己的挫折。

金站了起来，喝掉她最后一口咖啡。她放下杯子，并且由她的桌子拿起一本红色的活页簿。“好了，开火吧，教授。”她说。握着笔坐在办公桌前，投给他似笑非笑的神情，咬着她的下唇。

路打开他在飞行途中准备的统计表纸夹，才看了第一页几眼就拿掉眼镜，以大拇指和食指按压他的眼睛，然后再戴上眼

镜。他太疲倦了，几乎看不清楚自己的笔迹。

“先说好消息，”他说，“你提出的对热门汽车旅馆提供客房服务的构想非常的轰动——在新英格兰、纽约和纽泽西有三十九家加盟店。以我们进军东部不过十八个月的时间来看，成绩相当不错，他们每天顺利的为一千家汽车旅馆和度假小屋提供服务。而我另外又从应征者里面挑了十七家加盟店，应该可以再拓展五百家汽车旅馆。对一个绑马尾的小女孩来说，实在不错。”

金对他作出他预料中的嬉笑表情，他倾身递给她列明三十九家公司营运状况的报表。她走过来拿，一面浏览一面走回她的位子。

“它们像是在飞一样，金，”他又接着说，“我们今年的盈余可能会达到五千万元。”

她再度把头发拢向耳后，坐进她的椅子中，交叉起脚踝，阅读着。“哇，”她低声说，抬头望着路，“你知道这件事神奇在哪里吗？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在这里成功的事实，但是对有其他的人接收我们的做法，自己去运作，仍然让我感到惊讶。”她再度微笑并且咬着嘴唇，这个动作自从她同时承受梦想不到的成功与逐日增加的焦虑之后，已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的确，”路说，“但是现在还有坏的消息。听我说，金，弗拉贡家族在五个州里至少拥有那些加盟店里的十一个，而不只是我们早先怀疑的两个。这些加盟店总是由某个人替家族出面，但是出资的是弗拉贡，赚的钱他们拿，发号施令的也是他们。”

“但是我们一直非常的小心，不是吗，路？我们不是查过那

些人吗？”

“他们撒谎，而我想我们太天真了，我以为我们没大得引起那些人的兴趣。”

“我们不应该弄加盟店的，”金不安的说，“我们可以等一段时间再由我们自己完成扩张，是不是？”

“我们待会再谈那个。现在先听我说，这些弗拉贡的人是有企图心的。以伟大的美国方式，他们进占各种生意，自助洗衣，和打着‘你付钱，我们安排’口号的约会服务等等。”

“剥削榨财的一个家族，”金气恼的说，“我讨厌它，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个可能，不是吗？为什么我们没有阻止它发生？”

“我认为我们可以阻止它。”

路啜着他变凉的咖啡，感觉他的头开始疼痛。心想，待会儿回办公室刮胡子的时候，他得吞几颗阿斯匹林。

“有关当局知道我们是正派经营者，”他继续说，“我们在西岸的加盟店和总公司这里是绝对清白的，但是弗拉贡擅自添加的汽车旅馆服务是你我作梦都想不到的。”

“噢，太妙了，我可以想像得到。”

“色情电影、娼妓、麻醉药品、酒——”

“不要再说了！”金大声说，“这种情况存在多久了？”

“某些地方将近一年了。”

“而我们现在才发现？”

“当地的警察本来想自己处理，直到有个精明的家伙决定干脆完全靠拢弗拉贡，税捐处这个时候才开始查帐，而我们终于接到通知。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正同时进行多州

的搜证，我没办法阻止。”

“我们被搜证？”金跳了起来，踱到窗前，双手背在身后僵直的站在那里。衬着她现代化办公室淡色的线条与角度，她看起来像是顶着金色后冠的黑色塑像。

“我讨厌这种事！”她咬牙切齿的说，“我不能忍受和混蛋牵扯在一起，路！”

“不会有事的，”他低声说，拿起烟斗放进嘴里，随即又拿了出来，“他们没找到什么，显然消息事先走漏，只抓到几个声称她们是独立作业的阻街女郎，还有在一辆送货卡车里发现一点古柯碱。司机说是他们自己使用的，而没听谁说过有什么叫作弗拉贡的人。”

“让我想清楚。报纸上会说，因为谣传我们涉及毒品和娼妓交易，而在五个州被搜证？而他们甚至找到一些女孩和毒品，但是没有人能把这些和弗拉贡牵连在一起？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坏人了？”

“不能说是坏人……”

“我讨厌这种事！”金踱回她的桌前，坐进椅子中，随即又跳了起来。

“听我说，”路说，“他们没找到任何东西，我们有的只是一点公关上的问题，你可以处理它。记得有个疯子射击麦当劳的事吗？麦当劳怎能防止它发生？它不能，于是公司拆掉那个餐厅，改建成一座公园。如果他们在你的泰连诺（解热镇痛剂）里下毒，你就改成铝箔包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问题就处理。”

“我不想非处理它不可，至少不是现在！外面有虎视眈眈的加州牛仔等着吃掉我，而六、七个董事突然自行召开会议。没错，我现在是拥有公司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但那是我抵押了我的房子和我的股票，以及投入我所拥有的一切，买回当初我不应该卖出的股票换来的。如果股价下跌五点的话，我就得缴交保证金，然后我就死定了，路，我会失掉一切！”

“股价不会下跌。”路这样说，其实他的胃在翻搅，眼底跳动加快。他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过去四天当中他一直预期她的这种愤怒。“我要曼度查和富烈邱负责新闻发布，”他接着说，“我们今天先摆平董事会里的持股者，让他们看到这个小警告只会使我们更强壮，而我们的冷冻食品系列将席卷所有的商店。”

“我们必须筹更多的钱才能做到！”金来回踱步着，“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让股票上市！”她提高嗓门说，“我们做得很好，什么都是自己的。当然，我们必须多花一点时间才能拓展我们的业务，但是如果我们没出售股票的话，我仍然拥有我自己的公司！你怎么会对我做出这种事，路？”她停止踱步，投给他一个直率的表情。抬起下巴，泪水盈满眼睛，注视着他。

路自从六个月之前戴顿和威弗利的企图变得明显的时候，就料想到会有这么一刻；然后哈特福的一家加盟店接到查帐通知，金就指出他们的持股者和加盟店逐渐造成的麻烦，已经超过他们的价值。

“我们别无选择，”路说，“你也知道。当你拥有某种赚钱的东西，你不是走上全国化，就是看着别人抢在你前头，而把你

挤出市场。我们必须打广告，我们必须在足够的大城市设立厨房供应全国各地。如果我们没以出售股票筹足现金的话，英帖可活动菜单不会是我们的竞争者，市场全是他们的。”

“我不赞同！”金大声说，湿着的眼眶投给他怀疑的表情，“这全是你的一场赌注，不是吗，路？看着你的明星学生把她的一个小构想建立成一个大公司，好让你以它下财务的赌注，然后看谁会赢。对你来说那就是一切，不是吗？你在乎什么？你总是可以回学校教书去，不是吗？但是我该怎么办？‘家常风味’是我的生命！”

路想迎视她的目光，但是他做不到。他打开他的公事包，把卷宗放进去，笨拙的关上它，然后把它放在脚边的地板上。

从某方面来说或许她是对的。他曾经摆明不想拥有家常风味的股票，而且他拒绝拥有公司的职衔，他只是一个顾问。过去六年当中，他的生活和乐趣就是发展金天生的商业才华，和她以一个研究生身分，从她戴格玛姨妈厨房开始的事业。他热衷于要她公开股票上市，并且对加盟店复杂的作业甘之如饴。但是下赌注？不，他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赌注。

“你知道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你。”他试图再度抬眼迎视她说。她的目光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仿佛他出其不意的打了她。

“你是有意破坏我的生活？”她坚持的说，声音浓浊，“或者只是你做了真正愚蠢的事？”

“两者都不是，你自己非常清楚。”

她大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哀痛，使她看起来柔弱得像个孩

子。可是她的嘴角略微弯起，就在似笑非笑边缘。路无可救药的爱着这个女人，只想一辈子凝视着这张像哭又像笑的谜样面孔。

但是他从来无法对她说出口。

金和任何与她约会的男人之间都有一道奇怪的墙，不能说不信任，也不是恨，路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她似乎对异性有着一种天生的保留，像是站在圈圈之中的嬉笑女孩不让男孩靠近，像是某些躲在窗格之后的修女。他一向了解他可以做她的朋友，或是冒险的要求扮演她爱人，却又无实质意义的角色，而他很早以前就决定何者较佳。

“我一直是孤单的一个人。”金说，警戒的望着他，并且抬起下巴作出自卫的动作，使他几乎如坐针毡。他无法忍受她这个，或许他与女人的关系也比她与男人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

“我一直是孤单的，我现在也可以一个人，我不需要你，”她坚持说，但是眼眶潮湿，“走吧，路，别待在这里，去搞别人的公司。”

路瞪视着她。这是怎么——她是要他走路？

他一直没让她聘任他的原因之一，是他拒绝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解雇的地位上，聘雇使他觉得过于承诺。每年秋天，像是候鸟引发迁徙的原动力一样，他总会感觉血液中那股渴望回到课堂上的刺痛，或许学校才是他现在应该置身的所在。

“你需要我，”他温和的说，“我是这一团混乱当中唯一站在你这一边的人。”

“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但是你们看着，路，我会一个人把

它做好。不管是谁，没有人能抢走我的公司！”

她猛力拉开她的抽屉，拿出口红和粉盒，一面在脸上补妆，一面防卫的瞄着他。她以手指梳理头发，再度拢到耳后，然后又抓出来弄平。她把化妆品丢回抽屉中，砰的一声关上它。

“听我说，金，你不能在心情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到会议厅去，他们会活活把你吞掉。”

他无法忍受她注视他的方式，像是被困在捕兽器上的獾。他知道她只有一半在生气，她是把她的一些恐惧转嫁到他身上。了解他们亲近得足以让她做出这种事，使他感到十分欣慰。“我很抱歉，”他耐心的说，“我现在先陪你去，其他的事待会儿再讨论。”

“不。”

“金——”

“不，闪到一边去，现在是我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了。”

她绕过他和茶几，握着门把的时候稍做停留，抬起下巴挺直肩膀，然后昂首阔步的走了出去。

山姆·戴顿佝偻着身躯，由他从来不忘佩戴的镶钻劳力士手表上计算着时间。

“那个贱货现在已经迟到了十分钟。”他低声对像一袋沙土一般瘫在法国式椅子当中的海克斯·威弗利说。海克斯似乎快睡着了，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下巴靠在肥厚的胸前。

“她怕了。”海克斯由下垂的嘴角发出声音。

山姆看见海克斯正打量着坐在粉红色大理石会议桌对面的女人。那个可怜的女人不断瞪视海克斯，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但

是他还是继续注视她，并且以脸的上半部微笑，然后他的嘴懒懒的移动，仿佛在用舌头计算牙齿似的。

海克斯的一个大缺陷就是会被排斥他的女人所吸引。他很快的就对平庸的女人失去兴趣，但是当他遇见一个明白显示出不喜欢他的女人的时候，他会倾全力追求她，而令人意外的是，他经常能把她弄上床。现在山姆厌恶的看着他进行另外一次的追求，他的这种恋物癖简直是在浪费他的精力。

“你想她会来吗？”海克斯喃喃的说，目光仍然停留在那个女人身上。她现在故意转头与坐在她右边的一个苍白的男人谈笑，她是一个轮廓分明的女人，高高的颧骨和长长的黑发，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个高山印第安人。

“她最好是来。”山姆回答说，满意于自己嗓音中低沉的不悦。他不认识也不在乎这些人是什么人，现在他开始后悔来参加这个最后即将变成多余的橡皮印章式的董事会。

山姆·戴顿和海克斯·威弗利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进入大规模的餐饮业，然后市场上出现了这个以她绝妙的点子引发汽车旅馆生意革命的黄毛丫头。她的股票在外面流通的数量很少，他们必须几张几张的买以免被她发现，但是六个月之前，他们发现他们置身于一场哄抬价格的战争中，股价荒谬的上扬到不可思议的天价。

所以现在他们改变方针，海克斯认为进入董事会将更易于得到内幕消息，但是山姆知道当他们打算挤掉最大持股者一了百了的时候，董事会议只是在浪费时间。

费丝·奈奎斯特一肚子闷气。如果那个穿格子花呢衬衫、细

条领带的肥胖讨厌鬼，再不停止向她猛送秋波的话，她打算大步走出这个房间。她早该走出去的，金蓓莉·柏纳已经让她等了十五分钟，延迟了她走进那扇门，却发现她的老情敌坐在她会议桌前的那一刻。

那个头尖尖的牛仔仍然以他半闭的猪眼打量着费丝。她已经厌倦了坐在隔壁的胆小男人，于是她凝视着窗外印第安那波里飘雪的灰色天际。

“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她隔壁的男人说，“他们总是准时开会。”

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三件式的灰色西装，身体像是一只灰狗，瘦骨嶙峋的四肢，圆圆紧紧的胸，一张三角形的脸上几乎被他巨大的鼻子占满。他的头发微秃，两只耳朵显得格外招风，让费丝觉得有趣的是，他在他的背心口袋上挂了一只大金表。

“你在董事会里很久了？”她问，掩饰她的笑意。

“三年了。我是前非正式工会的代表。”

“噢。”费丝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她不想听解释。

金蓓莉从费丝手中抢走她唯一爱过的男人。她抢走了他，后来又狠狠的抛弃他，第二天他就收拾行囊离开了学校。

现在轮到费丝来抢夺。

她又瞟了那个眼睛乱瞟的牛仔一眼，他令人嫌恶的方式也颇为奇特。他有一张油腻腻的、苍白浮肿的面孔，可怕得使她不由得以无法置信的眼光不断去看他。她由她的金质烟盒中抽出一根香烟，关上合盖时的清脆声音，使她想到这一屋子陌生

人当中，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人开口。那个贱货，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五分钟。

当她点燃她的香烟，然后慢慢的、性感的由嘴和鼻子喷出烟雾时，她再度瞟了那个牛仔一眼，她很清楚她没有金蓓莉·柏纳从头到脚的美色，但是她有一种引人注目的野性，有些男人也认为那很美。

宗大卫·标奎斯特就是那种男人，奈奎斯特是纺织大王，只看了他的新公关主任一眼，就抛弃原来的家庭，迷上小他三十岁的女人。

而那是第一个奇迹。

费丝不记得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金蓓莉的成功的，但是几年来，她一直咬牙切齿的追踪所有那些谄媚的媒体捧红那个婊子，直到宗大卫对费丝提到——家常风味入侵冷冻食物市场是项冒险的举动；百分之九十的新食品会失败，他们必须在所有的主要连锁店得到一席之地才会有机会。

宗大卫突来的指点是第二个奇迹。

于是当家常风味新推出的冷冻食品在哥伦布和托别卡试售期间，费丝极力追踪金蓓莉在华尔街杂志和商业周刊上的进展。

“如果希金斯和史丹拒绝你那个漂亮朋友的食物交易的话，那实在太可惜了。”宗大卫有天晚上从他管家端着的大碗里拿甜番薯到自己盘子上时对费丝说。希金斯和史丹在南部九个州里拥有一千五百多家商店，以冷冻食品目前在市场上的局面那么小看来，家常风味将会需要南部的卖场。费丝的叉子停在半空中，注视着宗大卫。